

王偉雄
著

魚之樂

哲思
隨筆集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序（沈旭暉）

一三

自序

一五

往事如煙 浮生記趣

記憶空白

二〇

兒時情景

二二

過節的氣味

二四

胸襟的死穴

二六

從豬仔餅憶舊時中秋

二九

媽哭那次

三一

益力多的回憶

三三

苦瓜二三事

三五

我和酒的關係

三六

音響和紅酒

三八

失魂鳥命不該絕

四〇

魚吃魚

四二

觀蜂鳥

四四

種蔥

四六

趣怪晚餐

四八

青春痘・邀功

五一

我那不肯捱麥記的女人

五三

親子樂事 教養體會

石緣	五五	聽不懂的粵語	七六
		答得好！	七八
		金錢教育	八〇
		溝通的重要	八二
		合而不作	八四
		別人的感受	八六
		小小人	八八
		兩個世界的偶遇	九〇
		美國少年的煩惱	九二
		美而無當	九四
		父子談人生	九六
		父子 手錶 時間	九八
		耕耘與收穫	一〇〇
樂	五八		
耳濡目染	六〇		
教小豬煮即食麵	六二		
培龍法？	六三		
莫問公平不公平	六五		
好勝難勝	六七		
活學活教	六九		
三個烏龍男	七一		
暖在心頭	七三		
莫走冤枉路	七四		

三省吾身 淬煉蛻變

練功、練精神、練器量	一〇六
一念之轉大法	一〇九
我的治身格言	一一一
從偏激到中庸	一二二
效率秘技	一二四
每日那一二事	一二六
瞬間的價值判斷	一二八
勁從哪裡來？	一二〇
小器和大器	一二二
舉重和學問	一二四
意志力之喜悅	一二六
二字訣：堅持	一二八

我的十誡	一二九
------	-----

寫作良心	一三一
------	-----

聞過則喜	一三三
------	-----

細味人生	一三五
------	-----

肚臍和時間	一三七
-------	-----

咖啡與癮	一三八
------	-----

我不喜歡說英語	一四〇
---------	-----

飲食之樂	一四二
------	-----

一個惡夢的啟示	一四四
---------	-----

慎思明辨 授業解惑

道	一四八
---	-----

數字具體化	一五〇
-------	-----

妙計 一五二

有早知？ 一五四

過去不能改變？ 一五六

嚇人的數字 一五九

相信和忘記 一六一

賭徒的謬誤 一六三

一個關於性的思想實驗 一六五

歧視的壓力 一六八

教學與表演 一七〇

學生問智慧 一七二

硬要輸下去 一七五

怎樣才算工作？ 一七七

學問幾錢斤？ 一七九

問道世間 情為何物

甚麼是愛情？ 一八二

愛與憂怖 一八四

不持久的愛 一八五

愛的疑惑 一八七

西蒙娜韋伊論愛 一八九

看不清的自己 一九一

永遠是甚麼？ 一九三

奇怪的眼淚 一九五

女人心 一九八

女人愛壞蛋？ 二〇〇

戀愛經驗 二〇三

靜觀自得 感悟人生

愛的理由	二〇五	諸公袞袞皆虛擲	二二八
貪新	二〇八	悲劇・運氣	二三〇
理想的樣貌	二一〇	學問不是海	二三二
		小世界・大世界	二三四
		瑜亮相對論	二三六
		渺小	二三八
抹百葉簾的啟示	二二四	人比人	二四〇
知樂常足	二二六	沉迷	二四二
知天命	二二八	變了味的希望	二四四
由動生力	二三〇	嫌隙這條隙	二四六
清而不激	二三二	悶蛋	二四七
死亡手錶	二三四	講是非的三種境界	二四九
飄風驟雨	二二六	三種飛蛾	二五〇

序

小時候，看武俠小說，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一流高手，而是那些一般門派的領袖，對他們何以突破不了事業的瓶頸，感到好奇。長大後才發現，當一個人有了一定公共身份，既會面對大量違心的奉承，也會受到對人不對事的攻擊，但要獲得有水平的提點，卻極不容易。對前兩者，我們學會一笑置之；對後者，必須珍而重之。

我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認識王偉雄教授，和他的博客《魚之樂》。認識的機緣，來自王教授對我的批評指正，所得到的兩點反思：一是他說我下筆不夠精準、不夠小心，我全盤接受，並對成因和改善方法，研究了很久。二是他說我對哲學觀念以偏概全，我是半盤接受：哲學非我所長（也非我所好），但我習慣借用、切割其他學科的元素，啟迪國際研究的靈感，卻從他的意見，明白了一些朋友的情緒，從而放下自己的意氣。

就是這樣，我把他那幾篇關於我的文章下載，不時翻看，作為自己的鏡子。好幾次想發電郵給他感謝，寫好，卻刪除了，畢竟冒昧。直到兩年前，發起一個學

術界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的宣言，那該是我最後一次參與香港社會了，才鼓起勇氣，請他共同發起。承蒙他一口答應，自此有了往來，並在他回港期間見過面。月前結婚，他從美國寄來太太親手做的紀念品道賀，物輕情重。

雖然直接交流不多，但看慣他的文章，卻似是認識了很久。從文字可見，他彷彿久違的民國書生，對琴棋書畫都有涉獵，對自己的學科喜愛執著，對大是大非擇善固執，寫文章不為功名、也不為吸眼球，純粹是盡一己之力不平則鳴，常對書生難以改變社會心生感慨。正因如此，有時難免當局者迷，每遇上通過文字影響輿論、製造風潮的對手，雖然只是評論枝葉，也難免捲入耗人論爭。雖然我們時有不同意見，但夢想有天在桃花源，放下一切包袱談天說地，應是共同的心願。

沈旭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自序

網誌《魚之樂》轉眼已寫了四年，起初不過是為了鍛鍊生疏多年的中文，順便可以發點牢騷，偶抒情懷，間或評點人事，好為日常生活上的感觸和思想留點記錄。誰知寫了四五個月後，讀者竟逐漸多起來，留言者亦眾，遠遠超過我的期望。

開始時，我給了自己一個挑戰，就是每天寫一篇，看看可以堅持多久；讀者和留言多了，我便有動力，結果一日一文，寫了一年零九個月。後來教學和研究的工作轉忙，於是沒有再堅持，但也甚少連續兩天不寫。四年下來，文章總數已過一千，字數達六七十萬！

雖然我的專業是哲學，這本結集亦名為「哲思隨筆集」，但網誌的文章題材多樣，絕非專談哲學；所謂「哲思」，不過是指一些經過深刻反省的領悟或想法，認為值得與讀者分享，便寫出來了。然而，寫網誌不只是單向地寫文章，讀者留言我都會盡量回覆；對我來說，這個雙向活動才是寫網誌的樂趣所在。

《魚之樂》讓我能夠跟一些背景、立場和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的人交流，大大開

了我的眼界，也讓我較容易留意到自己的一些缺點；有時被逼著要用不同的寫法澄清自己的見解，因而增加了思考和表達的彈性。讀者的欣賞固然給我鼓勵，就算是一些不友善的留言，對我也有警惕的作用。真的要說聲多謝！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種了解和誤解的交錯，在不見人面、不聞人聲、只見文字的虛擬世界更加如是；讀者中如有三兩知我者，我也應該心滿意足了。有幾位經常在《魚之樂》留言的讀者，雖然素未謀面，我已當他們是朋友了；每一位在我心目中都有一個形象，可能與真人相去甚遠，但至少讓我覺得是一個獨特的人，不只是「一位讀者」。我是個筆底露真情的人，相信幾位經常留言的讀者，也對我的性格作風略知一二。所以，說是朋友，也不為過。

曾經想過精選一些《魚之樂》的文章，結集出書，但一直只是個念頭而已。去年三四月間，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的張施源先生接洽我，邀請結集出版；我看過中和的書種和圖書設計後，決定跟他們合作。本來打算自己選稿，但張先生說由他們來選會較能切合市場的需要；我也沒有堅持，因為張先生說選出的文章會先得我首肯，而且我可以增刪。

這一選稿，便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結果他們選的我都很滿意，看得出是精挑細選，

是真的看過網誌裡千多篇文章選出來的。文章本來分成五類，我建議增加一類，並在原本那五類中增刪了幾篇文章。我尤其喜歡的，是這個分類法能夠突顯我的經歷、性情和志趣，令這本文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只是炒雜碎式的選集。感謝張先生和他的同事們的辛勞。

承蒙沈旭暉教授賜序，不勝感激。沈教授與我可說是因為《魚之樂》而「不打不相識」，雖然只見過一次面，我認為找他寫序特別有意思。沈教授的世紀婚禮，我有幸獲邀，卻無緣出席，是我的損失；找他寫序，正值他度蜜月，是我的冒昧；沈教授即時回覆答應，是他的爽快恢弘。這樣的文字因緣，實可遇而不可求。

最後不妨解釋一下網誌為何命名「魚之樂」。我希望自己能做到莊子那條魚的出游從容，自得其樂；甚至化而為鳥，樂於逍遙。「魚」和「余」同音，我也希望讀者雖非余，亦能知余之樂。還有，我兒名字有一「樂」字，他亦是余之樂也。

王偉雄

往事如煙

浮生記趣



記憶空白

我的記憶，似乎是從七八歲才開始的。

由出世到七八歲，我都住在一個木屋區，叫模範村，應該是僭建的。我家是一間只有一百多平方呎的鐵皮頂木屋，我出世後一家三口住在那裡，然後我妹妹出世，一家四口仍然是只有一百多呎的地方；然後另一個妹妹出世，到我五歲時，弟弟出世，一家六口了，住的依然是那間比我現在家裡的廚房還小得多的木屋。

屋裡除了一張「碌架床」，便只有一個衣櫃和兩三張凳，摺檯吃飯時才開，要幾個人坐在床上當凳。當然沒有廚房，要在屋外煮食；也沒有廁所，要用距離家不太近的公廁。

我小時候不用功讀書，試過把功課藏在鐵皮屋頂（屋頂有個天窗，向上推之後便可以把東西放在屋頂），給媽媽發現了，結果是一頓「藤鱔炆豬肉」。我家沒有電視，但我經常走到鄰家看，有次看電視看得樂而忘返，到吃飯時要勞煩媽媽揪著我的耳朵把我拉回家。

每逢有颱風，只要風球掛高一點，我們便要到親戚家「避難」，最嚴重的那次，大風竟把屋頂也吹走了！有次颱風「避難」，我在親戚家裡跑來跑去，一不小心撞著檯角，立時見血，差點便把右眼給撞盲了（右眼角到現在還有個米粒大的疤痕）。到我七八歲時，模範村被遷拆，我們便搬到廉租屋，三百多平方呎，有廚房有廁所，比起木屋，簡直是天堂了（這三百多呎的「天堂」，一住就是十多二十年）。以上所說的，都不是我的記憶，而是父母和弟妹告訴我的，還有些是從童年的照片得知。七八歲以前，我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只有幾個零星的片段，都是接近七八歲時的。很多人四五歲（甚至更早）時發生的事，長大後仍記得一清二楚，為何我記得這麼少？是心理壓抑？是腦受損？我不得而知，然而，我記憶所及的童年並不快樂，記憶不及的，想來也不會快樂到哪裡。

忘記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兒時情景

這幾年到香港三四次了，卻總沒想過往由小住到大的廉租屋看一看；這次回港只留數天，卻在到的當日忽然動了念頭，便帶著兒子阿樂同遊舊地，一來是想知道那裡變遷了多少，二來是想阿樂看一看父親成長的地方。

那是坪石，我住的是黃石樓，讀小四時搬入，我在那裡住到二十多歲，一住就是十六年，我記憶中的童年都是在這屋渡過的。單位只有三百多平方呎，但我還記得初搬進去時，覺得那裡很大，因為我們之前住的是只有一百多平方呎的木屋（此可謂「住屋大小的相對主義」，我現在住的屋有二千多平方呎，但我住慣了便一點也不覺得地方大）。

我帶著阿樂走過童年時經常進出的地方，屋的面貌大致沒變，但當年的店舖十之八九已不在，因此，當我站在金華茶餐廳門外時，便感到格外的親切——幼時家貧，很少在餐廳酒樓吃東西，生平第一次嚐西多士，便是在這茶餐廳；那裡的阿華田，在我記憶裡也是特別的香濃。

經過黃石樓下面的運動場時，兒時情景便一一湧現：我在那裡天天早起跑步，在掛排球網的金屬柱上硬碰練習橋手，中秋節時那裡佈滿移動的燈籠（小孩子提著燈籠走動）……這一切一切，都仿如隔世，卻又歷歷在目。

然後我帶阿樂走過我當年每天放學回家必經之路，一絲不苟，依足當年的足跡，乘升降機，轉彎，抹角，一步一步依足從前那樣走，只差在沒有告訴他哪一家有美少女，哪一家有惡少年，就這短短的十多分鐘的路程，也夠他目瞪口呆的了——他這才知道，父親成長的環境，跟他的有天淵雲壤之別。

最後我們停駐在我當年居住的單位前，我幾乎想拍門問一問現在的住客，可否進去一看，最後還是打消了念頭，只在單位門前著阿樂替我拍了一張照片。

離開時，我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一方面，時間彷彿流逝得比我老去的速度慢，坪石依然故我，而我卻已不復當年勇矣；另一方面，我與時並進，不斷更新自己，而坪石則變化不大，好像是停留在屋的年代，已成歷史的一部分。



過節的氣味

今天是感恩節，打從第一年到美國開始，我們便入鄉隨俗，每年都有吃感恩節大餐；或是應邀到朋友處吃，或是在家裡自己弄，不外乎是烤火雞、焗餡餅之類，說難吃倒不是，好吃卻又談不上，不過是應節湊湊熱鬧罷了。

第一次吃的烤火雞是朋友弄的，肉質乾硬，粵語會用「柴皮」來形容。後來我學了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令火雞經數小時烤焗後仍然鬆軟有肉汁：在火雞的皮下塞進數大塊牛油，然後才放進焗爐。雖然這樣弄的火雞不會像「柴皮」，味道不錯，但也遠遠比不上新鮮嫩滑的白切雞好吃。看著火雞，我便會懷念兒時過年過節時母親弄的大魚大肉。

氣味的記憶是最深刻難忘的，我已沒有在香港過節久矣，但兒時在冬至和農曆新年晚飯前聞到的「過節的氣味」，依然記憶猶新，每次想起，都不期然勾起一些童年往事，甜酸苦辣的都有，仿如隔世；氣味很真實，但經歷過的事卻有點如幻似真了。

這過節的氣味必包括冬菇、蠔豉、蒸雞和白飯的香氣，混和其中的還有拜神燒

的香，和炒菜時的蒜香與鑊氣。這氣味不只是自己的家裡發出的，我們在廉租屋居住，人口密集，家家戶戶過節都是弄類似的食物，因此，過節的氣味瀰漫於大廈的走廊和梯間，而且非常濃烈。

我說「兒時」，因為後來這過節的氣味好像逐漸弱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家煮的食物不同了，或是少了燒香拜神的人，或是多了人在過節時出外吃飯？到我結婚後搬到私人屋苑，過節的氣味就更弱了。其實，不只氣味，就是過節的氣氛，也是越來越不像樣，很兒戲似的，沒有兒時過節的那種隆重。我說的已是十多二十年前的情況，不知今天在香港過節的氣味和氣氛又如何？



胸襟的死穴

一個人胸襟的闊窄，有多少是天生，多少是後天培養出來，很難說；我傾向於相信那是先天居多，但這只是基於我個人有限的觀察，作不得準。事實上，肚裡能撐船和心胸極度狹隘的人都不多，大部分人介乎兩者之間，平時很多方面大底上算是有器量，然而，總有一兩方面是「死穴」，特別容不得給別人冒犯或勝過自己，因而在某些情況下的行為會顯得胸襟不夠廣闊。

說到這裡，又要講故事了。話說我當年學太極拳時，雖然拜的師傅頗有名氣，可是，師傅教幾個場地，只會問中到我學的那處；真正教我拳的，是一個跟師傅學了很多年、拳打得非常好的師兄。我很佩服這師兄（以下稱他「大師兄」），他不但自己的拳打得好，也很懂得教，被他調教了幾個月，我已漸上軌道。

學了兩年，兩套陳式太極拳都學會了，還打得似模似樣，進而學推手。大師兄的推手功力也很高，給他的手一搭上，便不由自主被他左牽右引，不一會便失去平衡。有一天，大師兄問我們有沒有興趣參加比賽，是香港某國術總會主辦的，相當大型，

包括了太極拳套路和推手的比賽。大師兄在之前一年拿了太極拳套路亞軍，這年他的目標當然是冠軍了。跟幾個同期的師兄弟一樣，我也抱著貪玩之心報了名。

比賽那天，我走出把一套比賽用的標準套路打了，還算沒有緊張，打出了自己的水準。各師兄弟的表演我也有看，當然覺得大師兄把大家都比下去了。比賽分兩天，第二天才知道結果；第二天我沒有去，一來事忙，二來認為沒有必要去，因為勝出的一定不會是我。

那天晚上，接到一個師兄弟的電話，說一眾同門想到我家坐坐。我覺得有點奇怪，猜想一定是大師兄拿了冠軍，要慶祝一番；我也來不及問清楚，便說當然歡迎他們上來。也記不得有多少人來了，總之很熱鬧，各人也很興奮，原來大師兄真的得了太極拳套路冠軍。我正要向大師兄祝賀，他和眾師兄弟卻忽然神情古怪，然後大師兄拿出兩個獎牌，把一個遞給我，原來我竟然和他雙冠軍！大家哈哈大笑，我則抓破頭皮也不明白自己為何會得冠軍（直到今天，我還深信我是不配拿那冠軍獎牌的）。

大師兄那天沒甚麼的，好像也跟大家一樣十分高興；可是，自此以後，他教我打拳和推手時便沒有從前那麼落力，有時甚至有點愛理不理（因為太明顯，我不認為那是自己多心）。過了不久，我便來美國讀書，再沒有見過他了。其實，大師兄不



是個胸襟狹隘的人，但他這次被打著的是「死穴」：志在必得並十分看重的冠軍，竟給其實是自己徒弟的我分了一半光榮，於是始終耿耿於懷。我不怪他，我自己的胸襟，相信也是有「死穴」的。

從豬仔餅憶舊時中秋

老婆在香港上海街買了幾個造餅的模子，然後在網上找食譜參考不同的豬仔餅做法，早幾天終於烘了幾十個，有小豬形的，也有魚形的，味道竟和兒時吃的一模一樣，令我驚喜。

以前的人喜歡供月餅會，每月付一小筆錢給餅店，到中秋節時便可以一次過提取十多盒月餅。這豬仔餅，就是提取月餅時附送的，因為每一件都放在小竹籠或膠籠裡，所以又叫豬籠餅。其實餅的形狀也不一定是豬，魚形、兔形等的也有；餅身結實，有嚼頭，又香又甜。我小時候不喜歡吃月餅，卻甚愛豬仔餅，母親老說我不識貨，不知道月餅才矜貴。

據說過去製餅師傅在造月餅時，為了測試烤爐的溫度是否適中，會先將不包餡的麵團放進去烘烤，後來知道有人喜歡吃，便加些花樣，把麵團用模子壓成動物形狀才烘，那便成了豬仔餅。

啖著豬仔餅，我便不期然回憶起小時候在屋過中秋節的情況。晚飯後，各家



各戶的小孩子都會提著燈籠，在屋 各處走動，有大部分會聚在屋 的公園裡，或玩倏蠟，或胡亂找些東西來燒，總之是見到一大團火就興奮。有些少年十五二十的，志不在提燈玩火，而在結識異性；膽小的，就算只是有機會偷偷多望幾眼自己暗戀的鄰家女孩或男孩，也是心花怒放的。從樓上望下，天色初暗時只見到疏疏落落的燈籠在移動，到晚上八九點時，已變成一片燈海，煞是壯觀，卻是一種令人想擁抱接近的壯觀。

不知怎的，後來走動的燈籠越來越少，到我高中時，簡直是不成氣候，中秋節已面目全非了。舊時的月不會比現在的圓，但在我心目中，兒時的中秋才是貨真價實的中秋。

媽哭那次

有些事情，無論隔了多久，你都不會忘記，而且一想起，仍然如在目前；記憶力多差的人，也有這樣的事情，因為這些事銘記在心上。今天我就想起這樣的一件事。

結婚後的幾年，我雖然已有自己的家，但還經常和妻子回爸媽處吃飯；媽媽有時燒了些好菜式，也會山長水遠帶到我家來讓我們品嚐。我給了她一條門匙，好方便她不必等我們在家才可以到來；然而，我這人喜歡凡事早有預算，所以叮囑媽媽來前最好先通知我。

有一天放工回到家裡，原來媽媽來了，還帶了好菜和靚湯；不過，她沒有告訴我她會來，那天湊巧我有很多事情要趕快完成，所以有點覺得給媽媽打亂了陣腳。我以為媽媽只留一會便回家，誰知她弄這弄那，跟我和妻子東拉西扯閒聊，過了很久還不離去。我因為不能開始專心工作，有點不耐煩，向媽媽暗示了幾次她是時候回家了；她似乎沒聽懂，我終於忍不住對她直接說自己當天有很多事要做，問她回家好不好。



媽媽聽後不發一言，然後執拾東西走了。她才關上門，妻子便對我說：「你媽媽生氣了！」一定是我剛才的語氣不好，我就是不會控制自己的語氣！我連忙追出去，想向媽媽道歉；我看見她站在升降機門前，竟在抹眼淚！我已忘記當時跟她說了些甚麼，只記得升降機的門關閉時，她面向著我，兩眼仍含著淚水。

當晚，我特地回爸媽處，還買了個媽媽愛不停口的榴槤孝敬她。她知道我是負榴槤請罪，卻當沒事發生過的，應該是不再生我的氣了。媽媽後來可能也忘記了這件事，然而，升降機關門時她那受委屈的淚眼和臉容，卻已銘在我的心上了。